

吃洋槐花的浪漫

□ 溪午

常见的槐花有洋槐花、国槐花、香花槐花。国槐是古代三公宰辅之位的象征，也常被看作科举考试吉祥的征兆，又兼具迁民寄托怀祖之情、平安与祥瑞的寓意；香花槐原产于西班牙，花为红色，浓郁芬芳，但不可食用；洋槐又称刺槐，约在每年四到六月开花，花香淡雅，味道香甜爽口，是春夏之交不可多得的好食材。

苏轼在《松花歌》中曾提到：“一斤松花不可少，八两蒲黄切莫妙。槐花杏花各五钱，两斤白蜜一起捣。”他将槐花与其他食材一起捣成糕点，软糯可口。槐花在其中虽为辅料，却让点心的口感层次更为丰富、香甜。

如今，槐花泡茶、槐花饺子、槐花粥也都是洋槐花的常见吃法。“吃‘花’”，这个词多少带一丝浪漫，而摘洋槐花的过程本该叫作“采‘花’”，因洋槐花小，又往往是一串一串挂在树上，不方便

直接采摘，需借助竹竿、木棍等工具将其打落，于是就称为“打”洋槐花。

五月初，洋槐花开得最美。槐树上像是挂着一串串雪白的小铃铛，这铃铛从叶片间垂下，紧紧挤在一起，闪着银光，清风徐来，香气飘拂。这是吃洋槐花最好的时节。山间一般多为人工种植的槐花，虽也有野生洋槐花，但少得可怜。野洋槐花因未打过农药，全凭自然生长，极为珍贵，在未完全开放前就被人“打”光了。洋槐花间，也常能看到蜜蜂们在来来回回忙着采蜜，飞来飞去，不知疲惫。洋槐花蜜色泽淡黄澄亮，甜润爽口，又能润喉止咳，自然深受食客喜爱。

每年洋槐花一开，菜农就早早拿着竹竿“打”洋槐花来卖。菜农将槐花松松散散地压在竹筐中，坐在街边不时喊着：“野洋槐花来了，野洋槐花来了。”其实人们也识别不出是否真的

是野洋槐花。但槐花总是清香可口的，不一会儿，就有许多人围上来，给上菜农两三块钱，他便用袋子装一包槐花递给对方。

小时候，我家也常吃洋槐花，但不去市场买。总是我和父亲起个大早，趁着天色微亮，洋槐花上还沾着几颗露珠时，去山里采上几把，这是难得的乐趣。父亲个子高，把我架在他的肩上，粗壮的双臂往上一托，牢牢抓住我的双腿，站在树旁，身子往前一探，我伸出手就能捋一把低处的槐花下来。我把摘下的洋槐花装进带来的布袋中，有时候贪嘴，来不及回去，就把槐花放进嘴里嚼着吃，汁水在味蕾上炸开，是一股特有的清甜。

除了生嚼，洋槐花也可以和黄瓜、木耳一起凉拌。我母亲做的凉拌槐花是一绝。她先将槐花去叶，用清水淘洗两三遍，又放进开水中焯十来秒钟，再过凉水冷却，这是为了让槐花断

生却又能保持口感。此时将槐花放至碗内，黄瓜切细丝，捞出提前泡好的木耳堆在上面，加一勺生抽、耗油、陈醋、蒜汁，撒上半勺白糖或者随意根据口味再佐以小米辣，将调汁拌匀、淋入。这样既能使黄瓜香脆、木耳柔嫩，却又不掩槐花香气，搭配得恰到好处。

陕西还有种做法叫“槐花麦饭”，旧时是为了度荒，现在则成了春去夏至时的一道美食。先把槐花洗净沥干，与面粉或杂粮粉拌匀，上笼蒸20分钟左右，再撒上盐、蒜泥、香醋，因是滚烫的辣油，一碗槐花麦饭就做好了。淡是一道时令主食，我家一年也只能吃上一两次。每每遇到，我顾不得烫，狼吞虎咽，作为主厨的母亲，更是掩盖不住眼角的得意之色。

过了几日，我缠着父亲又想去采些槐花来吃时，父亲忙着工作，抽不出时间一起回去。一场夏雨过后，山间的槐花便也落了。

风吹长安

□ 姜华

帝都的味道，在八百里秦川弥漫
潼关像一把锁，串上黄河链条
扼住了关中咽喉，阻挡北方的雪
南方的雨，在这块土地上行走
经常能听到十三朝帝王的叹息声
被秦川的风吹过来，吹过去

在关中，风随便翻动一块泥土
或砖瓦，都能荡起历史的回声
就像长安那些大嗓门人声
谈吐间有一股皇城霸气
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关中的长安
现在，让我轻轻打开

一线线装古籍，抖落前朝灰尘和狼烟
细雨中，一顶顶花小轿，突然从
皇城西路闪出，匆匆消失在小巷尽头
轿中美人，她没有掀开帘子

母亲节悼思

(外一首)

□ 春草

一针一线皆自母，
万爱千恩百般苦。
屨忆柴门刮风雪，
蓝屋热汤入肠肚。
推手挥别作旅途，
难奉膝前悔顿足。
唯有齐身不懈倦，
插香燃烛慕亲叙。

七律·门源礼赞

□ 张卫萍

斑斓熠熠入画屏，
褶皱冰川映雪峰。
绿毯黄花极目眺，
皇城耸立古韵风。
晨曦暮霭琼珠涌，
溢彩虹霓晚照融。
草木葱葱波流远，
门源靓丽秀殊同。

黄昏

□ 张卫萍

黄昏里的温暖
是喧嚣之后的宁静
如淡淡的茶香
浸润着人的心脾
停下疲惫的脚步
走进恬淡的安详

隐隐听到喃喃小语
是余晖里勾勒的浪漫
不禁想起
人约黄昏后的少女少男
谜一般的天色
心穿越时空
或回童年抑或故乡
或者那些难忘的时光

诗意之境

□ 张瑞敏

轻触记忆的帘栊，思绪漫溯到曾经偶遇的一个地方——太白山唐镇。

时隔一年之久，这样一个古香古色的名字始终吸引着我，使我感受到脑海里留存的唐风雅韵和诗意阑珊，让我不禁忘却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烦闷，独留一份永远的清新和绮丽。

那是初秋的一个雨季，烟雨蒙蒙，草色犹青。我撑着雨伞，随一群文朋诗友走进一所仿唐式建筑院落。这个院落门面不大，外观看上去并不显眼，漆黑的门匾上，五个烫金的大字“太白山唐镇”异常醒目。跨过高高的木门檻，我们随着人流走进唐镇，只见楼台亭阁，轩榭廊舫，步移景幻，幕幕如画。空气中混杂着草木的清香味，丝丝缕缕的雨，又给这雕栏玉砌的院落带来些许神秘。越往里走，眼前看到的一切越让人吃惊。小桥流水，水榭繁花，雾气袅袅中，满眼皆是青绿。风光秀美的程度，恍若穿越时间的阻隔，到了仙境一般。

商业街入口处，一道古朴的木门掩映在树丛中，穿门而过，便是花街、水街、汤街。山也清，水也清，人在路上走，云雾处处生。在以水为中心的湖区，古朴典雅的空间氛围，演绎出唐朝园林的气韵。

一湖碧水，一池鱼儿，还有那石、那竹、那花倒映水中，微微起皱，婀娜多姿，呈现出轻快明媚的园林风光。无论站在哪个位置，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，不觉让人看花了眼，迷醉了心。人群中有人喊：“真是皇家园林的缩影！”刹那间，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与赞许。

小溪环抱，禅意悠然，自是曲径通幽处。从游客中心入口远眺，商业街塔楼与对岸建筑群笼罩在氤氲雾霭中，一派恬静。建筑由复古红砖垒砌而成，跌宕起伏的小山坡与远处的太白山争相呼应。漫步在各具特色的景观桥和步道上，清雅唐乐四处回荡，茶、酒、棋、花等唐朝民俗文化的生活元素映入眼帘。各种唐风小饰品、小雕塑各具情态，形成不同的空间和视角转换，精致玲珑，细微处流露出尊贵与大气，不由得让人看痴了。
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一路徜徉，一路芬芳，信步走到一所繁花围绕的院落。乍一看，绿意弥漫，景色旖旎，好一个亲和雅致、空间氛围。室内布置温馨怡人，色彩中加入了灰色调，恬淡温柔、优雅高级。两室两厅或是三室两厅，户型和装修风格都兼具现代简约风格，自由、宁静、慵懒、文艺，让人倍感温馨。

屋后，不规则的浅色石板与深色碎石铺装，结合高低错落的乔灌木种植，形成一条韵律自然的花园小径。一时间，参观者们交汇如流，大家在美景中放松的同时，纷纷感叹于装修设计的精致，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，营造出属于家的氛围。

高楼易见，院子难得，凡四周有墙垣围绕的便可称为庭院。安隅一方院落，围合天地，回归内心，精神便有了着落。这对每一参观者而言都是诗意的，融合了人们骨子里的庭院情结，也是现代人的居住情结。生活的理想，就是为了理想地生活。近年来，旅居模式越来越受到追捧，无论是“鸟多闲暇，花随四时”的小院生活，还是“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”的庭院社交，无一不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让生活于繁华都市的人们，心生无限向往。

有人喜欢繁华喧闹，有人喜欢自然静谧，但大多数人都喜欢在喧闹中求静谧，在静谧中寻繁华，二者无一离不开对美好环境的追求。

走进唐镇，雾气踏着绿叶，鸟鸣发出灵动。一切好似总在烟雨中，朦胧而迷离，独具神韵，自成一幅玲珑精美的江南水墨画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“小桥流水，粉墙黛瓦，曲径通幽，峰回路转”……这里将最极致的当代设计美学呈现，让人们找出生活最本真的样子。随处有温热的温泉，有餐厅、咖啡店、书店之类的小商业体，也有“醉歌田舍酒，笑读古人书”的网红打卡地，不用问当下每个人的感受，只要看看流露出的表情，便知是入了眼、迷了心，满满皆是留恋。

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镇，那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。相知诗意的境，云游新唐盛景。走进唐镇，浸润美好，放飞心灵，那份怀旧的唐代情缘从未改变。

爸爸带我看秦腔

□ 郝英

出生在渭北平原的我，记忆中的爸爸总是抱着一个宝石花牌的收音机，听着里面韵味悠长的唱段，嘴里哼唱着，还时不时地打着拍子、唱着那铿锵高昂的激情部分，很是陶醉……

妈妈告诉我，1975年爸爸退伍后，回到了家乡，在镇上的拖拉机站上班。收音机是爸爸上班后第一次发工资后，纠结了很久才下决心买的。每天下班回到家，他都要打开听秦腔戏。而我，就是在秦腔的熏陶下长大的，也渐渐地迷恋上了它。

那时，放学回到家最快乐的一件事，就是趴在刚下班回家吃饭的爸爸的后背上听秦腔戏。听着听着，就睡着了。妈妈说，我五岁时，就能哼唱一般的秦腔曲牌，包括一些简单的唱词。听得多了，只要演员第一句刚唱出来，我就能报出戏名，比如《三滴血》《柜中缘》《三回头》等等。好多经典唱段和唱词我都能背下来。每当我跟着哼唱时，爸爸总是为我点赞，妈妈也总是乐呵呵地夸我是“小戏精”。

镇上的戏园子要开唱戏了！消息传来，爸爸赶紧跑去打听，回来后便激动地给妈妈说：“咱们带上小英子去看戏吧，听说有郭彤霞等好几个戏曲名家呢！”妈妈同意道，我开心地等待着去戏园子看大戏。

好不容易盼到了演出的日子，我和爸爸早早地在戏园子里面占上了靠前的位置，摆了三个凳子。除过买戏票，爸爸还用平时省下来的零钱给我买了一个糖葫芦，给妈妈买了一小袋瓜子。不大一会儿，戏园子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听说当晚是全本戏，有开着手扶拖拉机拉着村民来的，还有喜欢看戏的戏迷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里路赶来的。开幕前小商贩的叫卖声、村民们的闲聊声、孩子们的追赶打闹声，好不热闹。

随着咚咚锵锵的开幕前锣鼓声的响起，秦腔戏曲《铡美案》开始了。幕布慢慢被拉起，演员们陆续出场了。包公铁面无私、秉公执法，铡下边不留情……看到动情感人处，戏园子里想起了阵阵喝彩声、鼓掌声，我更看得热血沸腾，为包公的刚正不阿大声叫好。

每每看完一场戏，爸爸总要给我分析讲解戏曲演绎出的道理。他说《周仁回府》讲述的是周仁知恩图报、懂得感恩，而奉承东家图钱财、卖主求荣而遭到世人唾弃；《三滴血》讲述的是善良的家人被糊涂的县官枉自断案后活活拆散，最后一家人几经磨难，最终团圆等等。

日子虽然很平淡，可秦腔戏给我们家带

来了很多乐趣。

每到周末，爸爸从拖拉机站回到家时，我就缠着他给我讲他在部队里的故事。爸爸告诉我，他们在江西九江当兵的时候（爸爸曾是一名海军），经常会去当地村民家就近义务干活，帮年纪大的老人提水、洗衣服、买菜。遇到洪涝灾害，还会第一时间开展救援，帮助当地村民搬家到安全地带，所以当地人都很热情地称呼他们为“兵娃子”。村民们有时还专门包饺子，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。因为爸爸吃苦肯干，在部队屡屡受到表彰，当地的一名老教师还把爸爸认了“干儿子”。

爸爸说老教师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家里的吃用都很简朴，时常抽空给爸爸上党课，教育爸爸要做一名好军人、好党员。她还把省下来的钱定期寄给大山里的贫困学校，希望能帮助到那里的留守儿童。爸爸每次讲的故事，就像他讲秦腔戏曲里的故事一样，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，让我很是受益。我暗暗发誓，长大后，也一定要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。

爸爸、我和秦腔戏——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场丰收、美好的阅历，让我一生都在回忆，回忆那秦腔的慷慨激昂，回忆爸爸的质朴，回忆儿时看大戏的乐趣。

绿
洲李
陶
摄

彬州情未了

□ 刘小明

除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还有一种情感让我难以忘怀，那便是乡情。趁着小长假，我和家人回到“丝路明珠 山水画廊”的彬州，感受久远的乡情。

说起乡情，就会想到山水胜诗画的田园风光，就会想到与亲人在一起聊天的亲切氛围，乡音未改，乡情厚重。当踏上阔别已久的故土的那一刻起，我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……

老屋是我每次回老家时必须报到的地方，它始建于1987年，记忆中的老屋是美好的，给了我太多的温暖，也有太多的伤感。看到老屋灶房那破旧的油瓶罐，烧水做饭用的老锅，记忆中爷爷、奶奶到我的父辈们拉风箱烧火做饭的情景，好似浮现在眼前。还有老屋中那个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老式带镜子的衣柜、长红木箱、针线箩筐……都还留在我的印象中。

小时候，老家的生活普遍艰苦，家里如果有蛋糕、罐头、小零食等比较稀罕好吃的东西，爷爷或奶奶总会藏在高低柜里，等孙子辈的六个孩子都在家时拿出来分着吃。我吃蛋糕时，不敢大口大口地吃，只是象征性地轻轻咬一小口，慢慢地品尝，生怕早早吃完，看着其他人吃又眼馋。再想起那段岁月，仍回味无穷，美好的回忆虽然过去很多年了，可我依旧未曾忘记。老式带镜子的衣柜，也成了那时家里我最惦记的东西……

那时候家里经常没有电，只有油灯，到了夜晚漆黑一片，八九点上炕睡觉。爷爷、奶奶、大伯一家、姑姑一家，还有我们一家人

就这样白天黑夜、睡觉吃饭，都在一起。夏天贴着凉席睡，冬天盖着被子躺在暖暖的火炕上不想出来。尤其是爷爷和奶奶住的火坑屋里最是热闹，大人和孩子满满一屋，人多、地方小，站的、蹲的、坐的，什么姿势都有。吃个饭端着碗还跑来跑去，门檻上、石墩上、台沿上，都是想占的好位置。你挤我，我推你，你争我抢，叽叽喳喳，孩子们之间追逐打闹避免不了，经常招来大人的一通训斥。

然而，上苍总是喜欢捉弄人，2015年，爷爷、奶奶先后去世，由于大伯、我的父亲和姑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，老屋无人经营，他们遵照二老生前遗嘱，忍痛割爱，把老屋卖给了他人。没过多久，曾经的老屋已被四层一砖到顶的门面房所替代，成了他人的宅基地。

这次回到彬州，站在老屋原址，我沉默良久，久久不愿离开。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景象在我面前逐渐呈现，既有着无比熟悉和温暖，也有着无尽心酸和感慨，老屋里的生活往事已成了记忆。我在想，身为彬州人，老屋就是我的根，是我的魂，更是我以后要回去的地方……所谓“落叶归根”也许就是这个意思。

如今的老屋，从表面上看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但在我心里，老屋仍是一个忧伤的符号，也是我记忆深处的一角，老屋的味道也将随着时代的进步历久弥新。

彬州城区的开元广场是邕风山水的一个缩影。五月的清晨，空气清新，清风凉爽，辛勤的环卫工人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晨练的人特别多，有人在广场中心绕圈散步，有人做健美操、跳广场舞，有打太极拳的，也有舞剑耍刀弄棒、拉二胡吹笛子唱歌的。人们忙活着各自喜欢的活动，满脸喜气，神采飞扬。

整个开元广场以古朴雄伟的彬塔为中心，塔是整个广场的灵魂和心脏，很多外地游客在塔前驻足，拍照留念。从塔前向后眺，不到百米就是石阶，抬眼就能望见那直通山顶的石阶，如天梯一般。只见几个年轻人正沿“天梯”往上攀爬，我也不甘落后，顺着“天梯”拾级而上，到了山顶处，彬州盛景尽收眼底。先是环顾四周，然后极目远眺，只见阵阵春风掠过山顶，那层层被春天的画笔涂染得深深浅浅的树木和草丛，紧紧地依偎在我的周围。

视线再远一些，只见高楼林立的县城、泾河大桥、下沟煤矿、渭北高塬、滨河小区等盛景，别有一番诗意。泾河那弯曲的婀娜身姿，在高大而又簇拥的建筑群之间显得那么瘦小而又曲折。到达山顶胜利的喜悦之情，难以用言语来表达，于是我拿出手机拍照，以期留下回忆。

到了晚上，这里更是热闹非凡。晚饭后，人们纷纷涌向广场，有带小孩玩的、有陪老人转的、有旗袍走秀的、有唱秦腔的，还有做直播的等等，整个广场就像赶集庙会一样热闹拥挤。最漂亮的要数紫微山上那一闪一闪的太阳能亮化灯，此时整个紫微山上繁星点点，璀璨夺目。开元广场沸腾起来，各种广场舞音乐、喷泉音乐、歌声和欢呼声，所有声音交汇在一起，此起彼伏，像一首混响的交响曲。古老质朴的彬塔，在色彩缤纷的霓虹闪烁下显得更为宏伟壮观，愈发引人注目。

彬州，这座镶嵌在关中渭北高原上的“丝路明珠”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福银高速、312国道、306省道和西平铁路以及西银高铁穿城而过，公路四通八达——这就是我热恋的故乡，它在每一个故乡人心中都是一个动听的故事，讲不完，也道不尽。

故乡的山山水水、风土人情、美味佳肴，还有故乡的父老乡亲，这些浓浓的乡情，乡音就这样悄悄地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……今后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我身在何方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法割舍的彬州情，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勇毅前行的动力。